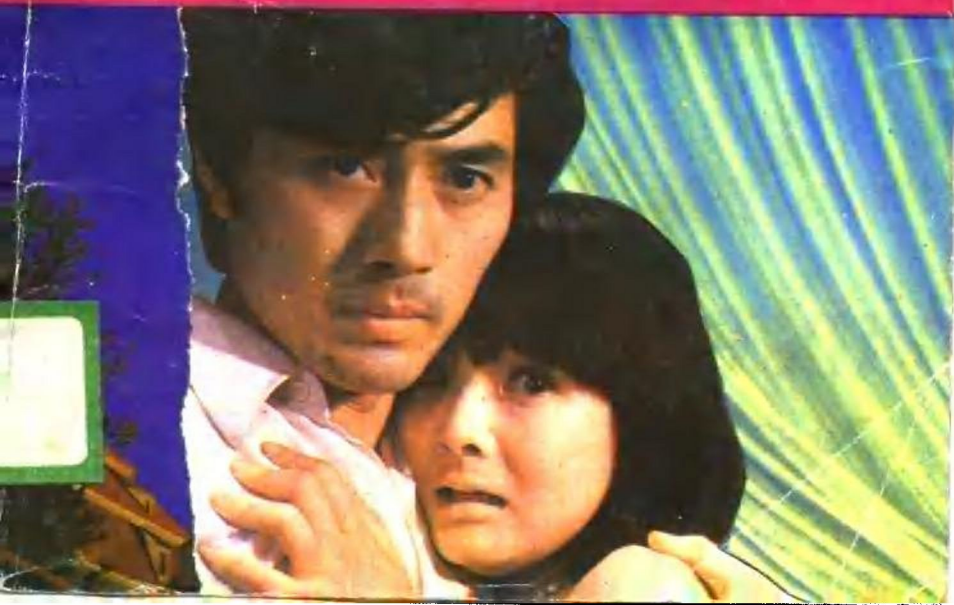


杨宇心

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

风流债



风流债

杨宇心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柳江造纸厂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230,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407—0519—1/I·384

定价: 4.00元

“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编委会

主 编 陈 钧
副主编 邓小飞 穆 舒
编 委 薛 汕 贾 芝 端木蕻良
刘北汜 陈 钧 邓小飞
穆 舒 李 侃

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

银河天使（长篇小说）	汤子文
药王庙里疯女人（中篇小说集）	傅汉清
	鄢金昇
风流债（中篇小说集）	杨字心
鬼姑释仇记（中篇小说集）	唐宗龙等著
硝烟谍影（长篇小说）	刘秉荣
复仇女人（中篇小说集）	汤子文

目 录

席梦思对话录 (1)

故国归何处

——一个日本女子的遭际..... (47)

名作家婚史 (247)

席梦思对话录

他和她，今夜无论如何不能入睡了。

为了什么？朦胧的灯光知道么？淡绿的墙壁知道么？绵绵软软、风风流流的席梦思知道么？是呵，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堪能作出答复的，自然还是躺在席梦思床上的两具躯壳以及神游在两具血肉之躯里的两颗魂灵。

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她？

拒绝了九个，接纳了她一个。她是胜利者！莫非我就是失败者？肖建国翻了个身，纳气若兰，那是眼下还是他妻子的气息。为了接通这个气息，触及这个气息，永远获得这个气息，他费尽了心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胜利者！

往事如烟。

说不定就在这幢楼房的窗下，他踟躅长夜，耗费过太多的时光。当然这一带还不是居住区，属于财政厅直辖的一个干部学校。校舍破破烂烂，然而破屋藏娇，在财会专修班上，有一个他仰慕已久而追求不遂的姑娘。

“你为什么要来纠缠我？”

这是又一次在张锐家见面后，他借口送还她一本抒情歌

曲而贸然闯进她的宿舍。宿舍里还有另外三个姑娘，一见这情势，纷纷借口走出门去了。

“我想，我应该亲自、亲自把它送还你。”

平素善于谈吐的他，期期艾艾，说话竟然有气无力，连句子也抖不伸。

“有这么贵重么？”

她将歌本随意扔在桌上。那里有吃剩下的水蜜桃，来不及清洗的饭碗和菜盘，还有属于她的信——也许是情书，因为根本没有拆开，说明主人不屑一顾。

肖建国环顾着屋里，四张双人木床，上边的铺位都没有住人，放着皮箱和大大小小的纸箱子。任何姑娘都一样，箱笼再多，她们都有本事把它塞得满满的。唯独靠门的一张床，上边铺了一块淡绿色的塑料布，塑料布上分门别类的摆着几叠衣服，整整齐齐，清清爽爽。这是刘芳的了，那件鹅黄的春装，还有一件雪青的高领羊毛衫，他都曾经因为它们将刘芳苗条的身段和鲜明的线条衬托得十分入目而赞叹不止。

他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情在刘芳的铺位上坐下来了。

“好，你坐吧！我有事，我要出去。”

肖建国猛地站起来，急步走向门边，抢先抓着门把手。

“刘芳，你不能走！”他贴近她说，“我写给你那样多的信，难道就打不动你的铁石心肠！”

“纯属自作多情！”刘芳侧过脸说，“瞧桌子上全是你们这些多情种子的情书！”

“哦！”

肖建国深深感到自己受了好大好大的屈辱。主动向他表

示过爱慕之情的，有电视台的播音员，有文学刊物的女编辑，还有即将出国深造的研究生，……然而真是天设地造，他偏偏在张锐家里碰上了年纪已经过了二十五岁的刘芳。刘芳美么？美。但并非超群出众，赛过有意于他的所有姑娘。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他酷爱她的气质。欢乐里浸透着几分哀愁，哀愁中又闪跳着点点欢乐。这样的美在玛丝诺娃身上看不到，因为她其实就没有欢笑过。这样的美在阿克西妮亚身上也找不见，因为她过于贪图肉欲的享受了。半年多以来，在办理出国手续的同时，他力争将自己单相思的红线牢牢地缚在刘芳身上。现在还是落得一场空！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拉住门把手的手缓缓放下去了。

“好，再见！”

刘芳侧过身子，他又瞧见了那鲜亮的脸型和明媚的眼神。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和自己合二而一了。他讪讪地挪开一步，声音低低地说：

“好，再见！两年后见！”

“为什么要两年？”刘芳站住了。

“我明天就去北京，然后去那个无亲无故的国家。”

他的音调凄凉，喉头打哽，心里升起莫名的哀伤。自己不想得到的接踵而来，自己渴望得到的捕捉不住，这就是生活也是生命的恶作剧。

“我本来想，想在走之前……”他又变得期期艾艾的了，“把我的想法，还有我的心，再一次、再一次向你敞开。”

“你敞开了好多次了。”她转眼看着他。

“我敞开好多次了吗？”他迟疑地问，“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常年常月。”

“我，我在哪儿敞开的？”

“信里，你在信里！”

她不是没有拆看情书么？肖建国扑向桌子在桃子皮和一堆信里翻来翻去，却找不着他给刘芳写的信。

“死人，你眼睛好瞎呵！”

刘芳掀开她的枕头，一扎信纸装订成册，象一本精美而心爱的书，一页接一页，那正是他用心和血写出的杰作。

“刘芳！”肖建国颤声呼唤。

“死人，你这死人眼睛好瞎呵！”

刘芳双目湿润，扑向肖建国怀里，一缕秀发象瀑布一样泻在他胸前。

难道是我对不起他？

刘芳轻轻侧过身去，让自己无声的背脊对着那个无声的负心汉。

谁瞎了眼？刘芳几乎在结婚不久就认清了：并非从海外归来的肖建国，而是她自己，一个在财贸干校独自领取风骚的红军女儿。

我身上是不是多了点战士的血液？是不是在姣好的容颜和娇柔的身躯后边潜藏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气概？不然，肖建国为什么说她霸，而且是霸得不能再霸？

我霸么？爱情要专一，只有专一才是爱情。这样的要求，难道就是霸？

“霸、霸、霸，你就是我们家里的恶霸！”

她心里闷得慌，诅咒她霸道的这个人，现在就躺在她身

旁。然而他们同床异梦，一言半语在他们之间都变做了多余。

昔日却不是这样！

分开两年之后，肖建国终于从大洋彼岸回来。他不是去讲学，也不是去攻读什么硕士、博士。他是外语系毕业的学生，在本国怎能学得好人家的语言？抓住一次劳务出口的机会，费了好多周折，他终于得到了一个译员的名额。检验和矫正自己的语言，他实有所得。为了刘芳，为了即将新建的家庭，他省吃俭用，攒钱购置了八大件。一件一件地搬入新房，一件一件的来之不易，刘芳心动了，眼湿了，声音发颤了。

“建国你为什么要这样？瞧，人家出去长得胖胖的，你眼大了，脸瘦了，身上光骨头一点肉都没有……”

新婚之夜里，她紧搂着他，一双细柔的手掌，在他全身摩挲。爱怜之情激越，春情萌动——这天夜里他们说个不住，回忆了那由于故作斯态而耗费的感情，刘芳决意要百倍千倍的补偿，她把脸搁在肖建国肩上，轻轻咬着他的耳垂说：

“我赔你，赔你！建国，你听见了吗？我一定要赔你！”

“你赔得起么？刘芳。”肖建国挪动身子，用手托起她小巧而浑圆的下颌。“我哪里仅仅是瘦了几斤！我付出的是感情，感情是什么也补偿不起来的。”

“我能补偿！”刘芳咬住他的肩膀，自信地笑了。“我也有感情，情天恨海，你相信吧！建国，我赔得起，完全赔得起的！”

这哪里是补偿，完全是要帐嘛。

感情的索取，细腻、残酷、贪婪，远远超过肉体、金钱、以及所有的物质，包括新潮衣衫，入时化妆和肖建国从大洋彼岸带回来的八大件。

新婚假期不长，半个月。没有出去旅游，两人胶在一起，天地就是一套二间的房子。不知哪有这样多的话语，这样多的笑声，这样多的缠绵。时光过得极快，而每分每秒都是属于两个人的。其间，每天只有两次离开他们贪恋的家。一次是早饭后出去采购时鲜食品，菜篮提在两个人手上，还是说不完的话。一次是晚饭后出去散步，顺便绕道肖建国的单位，他是小说编辑室编辑，来信很多，他要及时知道一些信息。信自然是小两口并头阅读，刘芳得以接触另外一个天地，原来写书的人并不那么神秘，他们也有寻常的喜怒哀乐，他们也有讨厌的油盐柴米酱醋条。

新婚增添了乐趣！

每封信都是一个话题，每封信都涉及一个作者，而作者都有一则甚至一部故事。

“建国，你的信怎么没有拿回来？”

婚假结束了，肖建国又投入了有时紧张、有时舒缓，然而都不胜烦琐的编辑工作。接待作者，处理来稿，解决编稿和发稿中的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他在奔忙中读来信和写回信，再也没有假期中的悠闲，再也不能象假期那样给刘芳评价每封信件。

“建国，你听见没有？我想读读你那些信。”

“那都是工作方面的事情，枯燥无味。”

“你拿回来嘛，你拿回来嘛……”刘芳扭住肖建国的手腕，“枯燥也好，无味也好，你拿回来嘛！”

“好，我明天就拿回来。”

“不，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不行，我要到成大去。那里有个讨论会，我想去听听。”

“好吧，我也去！”

肖建国吃惊地望着刘芳：“你不上班啦？”

“我今天下午补休。”刘芳说，“你忘啦，财务大检查，我不是接连加了两个夜班么？”

“但是你去干什么呢？”肖建国面有难色地说，“那是关于弗洛伊德的，跟你风马牛不相及。”

“怎么风马牛不相及？那个会不是有你参加么，我想看看你接触的人，听听你在听的话，这对于增进我们的感情，加深我们的同一性，不是很有意思的么？”

“照你这么说，你加夜班我都该陪着你了。”

“当然。”刘芳嫣然地笑了，眉毛一闪一闪的，清亮的眼波在流动，好象两泓秋水。“你当时在布置新房嘛，不然我早把你拉去了。”

这怎么行呢？肖建国迟疑起来了。与会的大都是大专院校有代表性的教师和文学评论界的有关人士，在这样的场合，自己本属小人物，而小人物竟然带着一个新婚妻子去讨论弗洛伊德，这不让人笑话么？说不定讨论的话题就会转到自己身上来，有人或者竟会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在自己身上作怪！

“这样吧，哦……”刘芳的两泓秋水还流动在他脸上，他想了想，作出决定说，“下午我先到出版社去，把信给你拿回来，然后再到成大去。”

“好呀！”刘芳倾过身去，用嘴在肖建国的额角上触了一下，“过去叫做鸾凤谐鸣，我们就是要做到步调一致呵！”

这顿午饭是肖建国结婚以来吃得最不痛快的一次了。喉头象是卡住一根骨头，尽管这一餐他们吃的是清汤肉丸子，肖建国总是觉得难以下咽。刘芳似乎没有觉察，她一反吃饭慢腾腾的习惯，率先丢下碗，忙着去寻找压在衣柜底层的一件毛料的黑色布拉吉。天气已经转凉，她早脱下裙装，换上衣裤，但为了参加下午的讨论会，她不能怕麻烦，因为她觉得只有连衣裙才能最佳状态地表现出自己柔美的线条。

“嗯，我到出版社去了呵！”

肖建国搁下碗，他急于离开这个家。对他说来，清甜香冽的家，忽而有些腻烦了。他真搞不懂：刘芳为什么要跟着他去成大？他的生活圈子自然比刘芳的宽阔得多。他还要组稿，他还要出差，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都可能走到，莫非刘芳也要跟他步调一致么？

去到出版社，一个外地来的作者在编辑室里等着他。为了一部稿子，这个作者不满足于他写在信上的意见，自费跑来，二千多公里，花了好大一笔费用。他感到很愧疚，成大的会只好不参加了，一个下午，他都和作者泡在一起。

说完意见，月上柳梢头，出版社里空无人迹，电梯停开，肖建国只得陪同作者，一步一级地从十一层楼上走下来。夜市正热闹，他少不得克尽地主之谊，请远来的客人吃了几处名小吃，漫游漫吃一阵，回到家里已是更深夜阑了。

“刘芳，你……”

他打开门，带着一身秋凉，心里却温暖如春。还在楼下，在那新栽的芙蓉花树旁边，他和一对对情人擦肩而过，

心里就浮起了对婚前每次约会的强烈而迷乱的回忆。

“刘芳，你……”

等候另一个人回来，这是新家庭的不成文法。然而，门边没有刘芳的拥抱，桌旁没有刘芳的问候。刘芳早已躺下了。他走进寝室，床头灯映出绿色的柔光，刘芳紧闭着眼，嘴角边两条细细的纹路绷得象用笔画出似的。他顿时明白了，违犯“家庭不成文法”的首先是他，他既没有按时回家吃饭，又没有及时在电话上通知刘芳。

“唉，这怨我！你怎么不脱衣服就睡了，这会着凉的。”他站在床前，望着刘芳因为生气而显得特别好看的眉毛。

“我早已着凉了，凉透了。”

刘芳委屈地坐起来，领口敞开了，黑色布拉吉贴在她细腻的肉上，微露的酥胸白嫩如脂。肖建国坐在床沿上，情不自禁地在她胸脯上触一下，然后拉上拉链说：

“下午一个外省作者来了，我也没有到成大去。”

“那末，信呢？”刘芳双手摊开，讨债似地搁在缎子被面上。

“什么信？”

“作者来信。”

“作者，作者不是来了么？”肖建国有点失魂落魄地说，“哦，是了，作者写来的信。我忘啦，谈了一下午，下了班都不晓得，又陪着他去吃小吃。”

“管你小吃大吃，我希望你守信用！”刘芳放大了嗓门，在静夜里声音显得十分尖利。“成大你不去，信又不带回来，不回来吃晚饭你也不通知，你说说，言而无信，作为一个丈夫，你就这样对妻子不负责吗？”

“刘芳，你冷静点！”肖建国摇着她的肩膀，“夜深人

静，左邻右舍都睡了，你冷静点！”

“我还不冷静？我闷了半天，又闷了半个晚上……”她眼睛湿了，伤心地啜泣起来。

这天晚上，谁也没有睡好。

被子、褥子，单子，包括席梦思的床，都成了多余的。刘芳在心里怪怨。肖建国在自我反省：我哪点错了呢？没有回来吃晚饭，那实在是情有可原。未能去成大，谢天谢地！如果不接待作者，那倒成了一个难题——不去参加那个讨论会，没有理由；去了，刘芳怎么办？至于作者的来信，她爱看就看吧，选几封最打头的给她，她看了头痛，往后再不会管这些闲事了。

刘芳在财政厅的统计处里，深得上级和同事们的的好评。正因为这样，才选送她去财政干校培养。培养回来，尽管副处长的班尚未接上，但声望与日俱增，旁人的工作，有困难的和干不完的，都喜欢找她。

她这种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品质，有增无减地带回了家里，真让肖建国难以应付。

“哎建国，信拿回来了吗？”事隔一夜，她记忆犹新，肖建国一进门，她就惦记着他文件包里的信。

“拿回来啦——”肖建国无可奈何地答道，“给。”

信有一摞，不下二十封，但都很短，肖建国将刘芳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她已经看完了。

“怎么都是三言两语？”她问。

“无话则短，有话则长嘛。”

“我不信。”刘芳质问道，“是不是把长的留在编辑室

了，光拿一些短的回来。”

“有这个必要吗？”尽管肖建国确实把几封写得长的，或是叙述写作上的想法，或是谈论创作中的甘苦的信留了下来，但为了去除刘芳的疑心，他还是坚持说：“工作上的通信，又没有什么秘密，我避你干什么？”

刘芳伸起下颏想了想，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便又把眼光落到信纸上。她象个侦察兵，急于在字里行间寻觅一些征候。

“你快吃饭吧！我说过啦，这些信都是枯燥无味的。南京来的，说他有一部写大学生的长篇，问我们出不出这方面的东西；闽南那封信，说他有个关于台湾渔民的题材，问能不能写？长沙无线电厂的一个工人，昨天才收到他的稿子，今天就接到信询问用不用了。就这么一些信，就这么一些事情，值得翻来覆去地研究么？吃饭吧，快吃饭。”

“这位肖若萍是个什么人？”刘芳从一张信纸上抬起脸来，她终于有了什么发现。

“谁，肖若萍？”肖建国勾过头看了一眼，“哦，就是长沙那位性急的工人，催问稿子的意见的。”

“我想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刘芳盯着看肖建国的脸。

“那是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作者，我怎么知道人家是男是女？”

“那你怎么知道是工人？”刘芳眼睛张大了。

“信上看得出来嘛。”肖建国用筷头点在信纸上说，“你看这里‘离开了机器，我顾不得手上的油污，就赶快铺开纸拿起笔……’这不就说明人家是工人么？”

“你真会分析！”刘芳眉心一颤，眼里露出讽刺的笑意。“既然可以分析出人家的职业，为什么不可以辨别出性别？”

“哎呀，你真会缠！”肖建国几口扒完了饭，放下碗筷说，“你还拿着那封信干什么，快吃饭吧，啥都冷了。”

“我不吃，我饱啦。”

刘芳转身走进了卧室。这是她结婚之后第二次在饭桌上碰到的不快。昨天的晚饭，肖建国没有回来，她默默地吃着饭，心里老往成大飞去。她觉得在那个讨论什么弗洛伊德的会上，一定有不少的女大学生、女研究生，不然、不然肖建国为什么不让她去呢？直到肖建国回来脾气发了，疑心也散了。管它有多少大学生、研究生参加，肖建国反正没有去。无接触便无传染，她一百二十个放心。谁知又钻出了一个肖若萍！“萍，藻类，无茎无根，寄生于水。”她特地查了《辞源》，解释最明显不过了，只姑娘家才取这样的名字。

“建国，肖建国！”她把《辞源》抱在胸前，倚在书橱前喊道，“请来一下。”

“我在洗碗。”

“洗碗也来一下。”

肖建国没有立刻进来，她抱着《辞源》跑进厨房去了。

“你看看，这上头是怎么解释的？”她把《辞源》捧在肖建国眼前，“长沙无线电厂的这位工人，不明明是个女的么？”

肖建国收拾完东西，擦干了手，接过《辞源》一面看一面回到了饭厅。

“若就是水的意思。”他回过身来望着刘芳说，“你不

是去过郭老的家乡么？沫若两个字，就是他家乡两条河的名字。若萍很可以解释成水上的浮萍，定是一个女的无疑。刘芳，谁说你的脑子里只有计算机和算盘，瞧你，很会说文解字呵！”

刘芳没答话，半晌才长出了一口气说：

“我说得来什么文，解得来什么字，只求不上当受骗就行啦。”

她的声音凄苦，目光黯淡，象是受了好深好深的委屈。

肖建国今年三十三，比刘芳大六岁。

俗话说，东挑锣，西挑鼓，到头来是一块敲不响的烂豆腐。但他对他和刘芳的结合是满意的。他选择对象的标准跟好些人不一样，不搞纯情论，不搞纯色论，更不在政治天平上搞价值论。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配得上刘芳，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对方真正的感情。其次，结婚不是生活的结束，而是更富于创造性的生活的开始。纯色论会招来一只花瓶，而花瓶除了观赏还有什么用呢？纯情论则会导致盲目，盲目就是瞎子，他不愿在得到妻子的同时失去眼睛。政治联姻对他来说隔得很远，他的信条是诚诚恳恳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从来没有想过作谁的乘龙快婿，哪怕姑娘的父亲是当今的国家主席。刘芳在他心目中，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一个离了休，随之也就失去了权和势的老红军的女儿，中专毕业文凭，长象不错，对他极为钟情，再好不过了，他在茫茫的人海里终于找到了心灵上的星辰。

决没有想到刘芳是这样的脾气！

他去找过张锐。张锐是他过去的邻居，也是儿时的朋友。他谈了他的苦恼，张锐又跟刘芳有点亲戚关系，他想张